

【非虚构写作】

## 回家过年 倒计时



□黄廷付(农民工)

“黄师傅,什么时候回家过年?”“老乡,买到回家车票了吗?”“你们都准备了哪些回家的年货?”自从过了2024年元旦,这些问题就成了车间工友间最热门的话题。

最先抢到票的是老家在贵州安顺的老郭夫妻。他们的出租房和我在同一个小院,老郭说他们原本抢到1月19号的票,后来老家打电话说大伯病重,他不得不改成16号的票。那天是老郭夫妻俩上的最后一个班。老郭把手机上抢到的车票拿给我看,感慨地说:“我今年五十多,母亲也快八十了,虽然身体现在还好,但也不如往年,我们想早点回去陪陪老人家。儿子二十好几了还没结婚,不然我们早就回老家了。”老郭说完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,继续忙活手中的事情。他脸上除了岁月带来的沧桑,表现得很平静。倒是他的妻子,昨天晚上去街上染了头发,买了新衣服,整个人精神焕发,显得年轻了好几岁。

老郭临走前,特意到我的出租房坐了一会儿。他从怀里掏出一副卷好的春联递给我:“昨天去银行存钱,工作人员给我两副春联,我的那副已经贴好了,这一副给你吧!”“你咋不带回去?”我问老郭。“我们老家都是大门,这春联用不上。再说,我给母亲打电话,她说已经去集市上买了春联。”

大辫子是我们车间最年轻的女工,是接线工。主管说过几次,让她把辫子剪掉,她总是摇摇头,“如果把辫子剪掉,我怕回老家儿子认不出我了。”主管笑了:“你都出来打工一年了,你儿子才两三岁,你就不剪辫子,他也不一定认得你。”大辫子白了主管一眼,“我天天下班和儿子视频,他就记着我的大辫子了。”

我问大辫子什么时候回家,有没有和儿子说?她摇摇头,“我们24号回去,我没有打电话给家里人,想给他们一个惊喜。”我问她:“你有没有看过岳云鹏在节目中说过的一段话?他在北京打工,有一次想给母亲一个惊喜,没给家里人写信,也没给家里人打电话,他背着行李乘火车、转汽车,一路风尘仆仆地回到老家,当他敲开大门的那一刻,他的母亲当时愣住了。母亲连说,不中,不中,我不要惊喜,如果你提前一个星期告诉我你要回来,我就能高兴一个星期;如果你提前一个月说你回来,我就能高兴一个月。”

大辫子听了我的话,点点头,当场就掏出手机给老家打电话。当大辫子听到电话里婆婆笑着对她儿子说,“宝宝,再过8天妈妈就回来了。”大辫子的眼眶也红了,她转头对我说:“黄师傅,谢谢你,我听到他们的笑声了。”

我知道大辫子和她老公一起开车回去,那天上班路过她的出租房,看到她门口晒了好多香肠,估计有几十斤。我当时还笑她灌得香肠太多,吃到夏天都吃不完。她却摇摇头,说老家在山区,那边没人灌香肠,她要全部带回去,给公婆和亲友一起尝尝。公婆在家既要种地,还要帮她带孩子,也很辛苦。她每年春节后出来打工的时候,亲友都会给他们很多年货。说到这里,她笑了,只是片刻之后,她又叹了口气,说回家开车要三十个小时,即使两个人轮换着开,都感觉很辛苦。有时候想多带个人帮他们一起开车,又担心人家带的东西多,车子里放不下。

这几天,车间里的人走了不少,但是工作量基本上没有减,连主管都带头在车间里干活了。我早上去上班,看到小胖妹一个人在机器上忙活。我在车间里转了一圈,没有坏的机器要修,就放下手里的工具箱去帮她。

小胖妹是云南人,她也买好了票,是火车票。我们一边干活一边聊天:“小胖妹,为啥他们都提前回去了,你没提前?”她叹了口气,“我去找过主管,他说如果家里没有特殊的事情,不能早走,要不然扣1000块钱。”

“小胖妹,你坐火车要多久能到家?”“要两天一夜才能到家。”“那你为啥不买高铁票?听说高铁七八个小时就到家了。”“高铁票要七八百块钱,我买的火车票只要200多块钱。省下来的钱,我可以给老爸老妈买件衣服啊!”

“我看厂里通知,咱们厂过了年正月初九报到,还有300块钱开门红,你能回来吗?”“我才不来那么早呢,我要在家里陪老爸老妈。”“小胖妹,你真的很奇怪啊,坐高铁怕多花钱,厂里有开门红,你又不想来拿,哈哈。”

“黄师傅,我们出来打工,要干一年才能回家,我想在家多待一段时间。再说了,到自己手里的钱,我才会省着,那个开门红都不是我计划内的。你没看好多人为了回家都不要年货了吗?什么是家?舍不得离开的是家。”听了小胖妹的话,我不由朝她竖起了大拇指。

就在这时,女儿给我发来信息,说学校放假了,打算先来找我们,等放假了一起回老家。我顺手将这条信息给小胖妹看,她感叹道,“天下的孩子都是一样的,爸爸妈妈在哪里,哪里就是我们的家,哪怕是出租房,哪怕在偏远的山村。”

小胖妹后来才对我说,她已经交了辞职报告,明年想找一个有宿舍的工厂上班,这样一年光房租就能省下几千块钱。我问她为什么不明年找到工作再辞职。她笑着说,“我提前打辞职报告,厂里也可以提

前招工啊。再说,现在打辞职报告,今年一月份的工资都会给我结清的。老郭他们过完年来上班,他们的工资只发到去年12月份。”我点了点头,其实我知道小胖妹辞职肯定和她想回家没获得批准有关系,只是她没说出来,我也没有问。

厂里放假的时间已经定下来了,是1月底,但能坚持到最后的只有几个人,都是离家相对近一些的。抢到车票的那一刻,他们的脸上堆满笑容。但大家依旧像往常一样工作,只是下班后,大家会跑到商场,提着大包小包,遇到后彼此开心地打招呼,掏出刚买的年货给对方看。

我一边干活,一边悄悄问主管,他们早走的人真的不给年货吗?迟来的人也不给开门红了吗?主管笑了:“那些干活认真的人,厂里肯定不会亏待他们。不过,这个不能和他说,要不然人早就跑光了。你看,现在车间的订单还没完成,我们只能多辛苦一点了。”

工友小马问我,“黄大哥,你啥时候回老家?”“我等放假拿了年货再回去。”我回到。小马是我的老乡,他们夫妻俩在厂里上班,小孩在镇上的小学读书。小马为了孩子能在这边顺利读书,还在这里买了房子,今年刚搬进新房。这边有个规矩,搬进新房子第一年一定不能空着,要有住,所以小马一家今年过年不回家了。我突然想起老郭留给我的那副春联,我对小马说,让他大年三十那天帮我贴春联。他笑着说:黄大哥放心,我保证完成任务。后来,他悄悄地对我说:“我们一家人商量好了,大年初一开车回老家,那时候也应该不堵车了。”

其他几个人听到我说不回家,他们都笑话我,“黄师傅真能干啊!不过今年的年货是二十斤大米和二十斤食用油,为了这么一点东西,熬到放假,你觉得值得吗?”

“当然值啊!年货是老板的一点心意,再说了,民以食为天,如果把咱们厂里发的年货带回家,我母亲肯定很高兴。”“年货还要带回家啊,你们放在这里明年不就吃了?”

“明年我们可以再买啊!年货虽然不值多少钱,但是我母亲如果知道是厂里发的年货,她肯定会非常自豪地对我们村里人说:这是我儿子厂里发的过年福利。”

随着工友们渐渐离开,车间里的机器声越来越小了,车间里的温度也越来越低,但我心里的热度却一点没降低。作为一名机械维修工,我能坚持到最后当然不全是为了年货。因为还有工作需要我,我要给所有的机器做好加油和保养的工作,让“辛苦”一年的机器也好好过一个“肥年”,如此,我才能安心回家过年,来年它们才能更好地为我们工作。

【局域网】

## 退票窗口

□仇士鹏

那天,高铁居然晚点了。等抵达换乘站时,下一辆车已经开走了。车站的服务台给出两种解决方案:改签,或者明天再走。无论哪种,都要先去人工窗口退票。

起初,窗口前只有两三个人,排起的队伍还有模有样。渐渐地,再来的人就分成了两批,一批排到队伍后面,一批则分散在队伍两边,围着窗口趴在服务台上,虎视眈眈,随时准备见缝插针。远远看去,那个可怜的窗口,就像落入狼群中的绵羊。

彼时,愈发紧张的时间,迟迟不动的队伍,让“先来后到”的约定变得更加脆弱,于是,人群中形形色色的人更不安分了。

有位大爷,撅着屁股趴在柜台,反反复复地盘问改签的车次、价格和座位,像是甲方在挑选设计方案,不换上几轮就下不了决心。你看他,用手撑着下巴,多像哲学家,一边摇头晃脑地沉思,一边发出“嗯——嗯”的轻哼,脚尖支地,在挤满了脚的地上悠闲地转着圈,让人差点以为他面前的不是读卡器,而是茶杯了。

有位大妈,倍儿响亮地叫道:“我的车马上就要开了。”工作人员说:“请你先排队。”“我已经等了多久了!还不给我办?”“你想插队要征求别人的同意。”工作人员直起腰说:

“有男人厉声喝问:“我五点二十就到这里排队了,你几点过来的?”大妈算算时间,突然词穷,愣了愣,甩起脸上的横肉说道:“我不管!我必须先改签,我改不了,谁也别想改签!”说完,挤上前去,大手一扣,把身份证按在读卡器上,两手紧紧把它摁住,摆出“一妇当关,万夫莫开”的将军气势。

“你懂不懂先来后到啊?”男人还想理论,身后的人纷纷嚷起来:“前面的人别吵了,我们都等着办呢!”“你就让她先办不行啊?”工作人员把头低了下去,开始给大妈选车次,留下男人站在一边,干瞪眼。

不过,大妈还是没能改签成功。票早被抢光了。“刚刚就是他还有票的,你现在凭什

说这个车次没票了?”大妈把服务台拍得咚咚响,连问了三遍后,气冲冲地去咨询处争辩,身子一侧就挤到那处人群前,又把这句话问了三遍。

一直到我退票成功,还能听到她的叫嚷:“你讲不讲道理啊,就是你说的有票,是不是你所说的?为什么改签的人不给办?”在闹哄哄的车站,那声音就像暴风雨中的海燕。

记得《动物的社会行为》中曾写,许多动物都会在群体内形成一定的吃饭顺序,它们知道,哪些同伴的食物是可以肆无忌惮抢夺的,哪些是有风险的,哪些则会被打得头破血流的。

那么对应到人类社会里,可以肆无忌惮抢夺的,可能就是看上去脾气好,素质高,“不跟人一般计较的”;有风险的,就是看上去脾气大的;而绝不能去抢,会被打的,就是虎背熊腰、眼神能治小儿夜啼的狠人吧。

可动物群体与人类社会,显著的区别就在于文明。文明让人产生羞耻感,从内心生出拒绝不文明行为的力量——不愿给别人添麻烦,不愿侵占别人的利益,不愿肆意地霸占和挥霍公共资源,于是自发地采用排队等俗成的约定去保障每个个体的公平,遵守并维护着这份约定。

你看,有位女子,轻声对男人说道:“你先来吧,你排在这里很久了。”然后扭头喊她小儿子的名字。“不要跑远了!妈妈马上就改签好了。”等上一个人办理完后,有人想从旁边插进来时,她立刻伸手阻拦,侧着身子挡住,“别人是先来的”,并催着男人走上前去。

你看,还有一批人,静静地站在队伍里,虽然不停地跺脚、探头、跺脚,却并不会削尖了头往前挤,甚至在看到一些急得大汗淋漓的脸庞时,会情不自禁地把脚步往后挪一挪。等轮到自已后,改签、退票、走人,一气呵成,毫不拖泥带水。

退票窗口真是一面厉害的照妖镜,照出丰富而生动的众生相。可它真的厉害吗?在镜子里不出洋相的,其实也只是普通人。